



第三卷

盧夢仙江上尋妻

科第從來悞後生

茫茫今古伴青燈

一時名落孫山榜

六載人歸楊素門

志苦自邀天地眷

身存復鼓瑟琴聲

落花流水情兼有

莫向風塵看此君

話說人生百年之內，却有許多離合悲歡。這離合悲歡，非是人要如此，也非天要人如此。乃是各人命中註定，所以推不去，躲不過。隨你英雄豪傑，跳不出這。

个圈子。然古今來離而復合。甚後重權的事體儘多。如今先把兩樁極著名的來。略言其概。一个是陳朝樂昌公主。下嫁太子舍人徐德言。夫妻正是一雙兩好。那知後主陳叔寶荒淫無道。被隋朝攻入金陵。國破家亡。樂昌夫妻各自逃生。臨別之時。破鏡名執。希冀異日再合。到後天下平。德言於正月十五元宵之夜。賣破鏡為繇。尋訪妻子下落。這樂昌已落在越公楊素府中。深得愛寵。樂昌不忘舊日恩情。冒死稟知越公也。差人體訪德言。恰好相值。越公召入府中。

與樂昌公主相會。虧楊素不是重色之徒。將樂昌還與德言。重為夫婦。還有個餘姚人黃昌。官也不小。曾為蜀郡太守。當年為書佐之時。妻子被山賊劫去。流落到四川地方。嫁個腐酒之人。已生下兒子。及黃昌到四川做太守時。其子犯事。娘兒兩人同到公堂審問。黃昌聽見這婦人口氣不象四川人。問其緣故。方知當初被山賊劫去妻子。卽是此人。從此再合。看官這兩樁故事。人都曉得。你道為何又宣他一番。止因女子家是個玻璃盞。磕着些兒便碎。又象一疋素日。

練染着皂煤便黑。這兩個女人雖則復合，却都是失節之人，分明是已破的玻瓈盞，染皂煤的素白練羅。非點破海棠紅，却也是風前楊柳，雨後桃花。許多嫵娜，臘脂早已被人揉擺多時，冷淡了許多顏色。所以不足為奇。如今只把个已嫁六家，其為下賤守定。這采朝天蓮、夜舒荷、交還當日的種花人。這方是精金烈火，百鍊不折，纔為希罕。正是

貞心耿耿三秋月

勁節錚錚百鍊金

話說成化年間揚州江都地方有一博雅老儒李月

坡妻室已喪，止有一女，年方九歲，生得容貌端妍，聰明無比。月坡自幼教他讀書，真个聞一知十。因此月坡命名妙惠，鄰里間多有要與月坡聯姻。月坡以女兒這個體格，要覓一个會讀書的子弟為配，不肯輕易許那尋常見童。月坡自來無甚產業，只靠坐館膳生，從古有硯田筆耒之號，雖為冷淡，原是聖賢路上人。這一年在利津門龔家開館，龔家有个女學生，年紀也方九歲，東家有个盧生，附來讀書。那盧生學名夢仙，以昔日邯鄲盧生為呂洞賓幻夢點化，登了仙

錄所以這盧生取名夢仙字從呂其父盧南村是個  
富不好禮之人其母姓駱也不甚賢明大雅却生得  
盧夢仙這個好兒子自到龔家附學本是聰明質地  
又兼月坡教道有方年紀纔止十歲書到讀了一腹  
剛剛學做文字却就會弄筆頭長言短句信筆而成  
因資性占了十分未免帶些輕薄一日見龔家女學  
生將出一柄白竹扇子畫着松竹花鳥夢仙借來一  
觀就拈筆寫着兩行大字道

一株松一竿竹一隻鳳皇獨自宿有朝一日效于

飛○這○段○姻○緣○真○不○俗○

寫罷送還女學生女生年小不知其味不想龔家主  
人出來看見大怒起來歸怨先生教訓不嚴月坡沒  
趣罰盧夢仙跪下將一方大石硯臺頂在頭上正在  
那裡數說他放肆不覺肩上扇子一拍叫道月坡爲  
甚事將學生子這樣大難爲月坡回頭看時却是最  
相契的朋友雷鳴夏原是揚州府學秀才月坡卽轉  
身作揖龔主人也來施禮賓主坐下雷秀才又問道  
這學生爲甚受此重罰月坡將題扇的事說出雷秀

才嘆道、雖則輕薄、却有才情、我說分上、就把頂石面  
跪爲題、一樣烙前體制、若對偶精工、意思親切、便放  
起來、若題得不好、然後重加責罰、盧夢仙又依前對  
上幾句道、

一片石、一滴水、一個鯉魚難掉尾、今朝幸遇一聲雷、  
雷劈破紅雲飛萬里。

雷秀才見了大喜、叫道、有這等奇才、定是黃閣名臣、  
青雲偉器、我當作伐、就求龔家女生、與他配成兩姓  
之好、龔主人也是回嗔作喜、說道、果是奇才、但愧小

女薄福、先已許字、不能從命、雷秀才道、東家不成、便  
求西家、月坡有位令愛、想是年貌相等、何不就招他  
爲婿、月坡正有此意、謙遜道、我是儒素、他是富家、只  
怕乃尊不肯、雷秀才道、或者合是天緣也、未可知、待  
我與貴東同去、作伐料、然他不好推托、道罷、別去、雷  
秀才擇个吉日、約龔主人、同到盧家去爲媒、一則盧  
夢仙與李妙惠合該是夫妻、二來盧南村平昔極是  
算小、聽說行聘、省會聘金、又不受、正湊其趣、三則又  
是秀才爲媒、自覺榮耀、因此一說、就成選起吉期、行

無怪乎銅  
吳出厚禮  
聘新生為  
婿

了聘禮，結為姻眷。到十九歲上，盧南村與夢仙完婚。郎才女貌的，是一對更兼妙惠。從小知書達禮，待公姑十分恭敬，舉動各有禮節。又勤丈夫勤學，博取功名，顯揚父母。夢仙感其言，發憤苦功，至二十一歲，案首入學，以儒士科舉。中禮記經魁，那時喜倒了盧南村。兼教了路媽媽，人都道盧南村一字不識，却生這一個好兒子，中了舉人，因起了個渾名叫盧從呂。為盧相，驍隱着犁牛之子，驍且角的意思。這是个背後戲話。盧家原不曉得，此時親戚慶賀雲集，門庭熱鬧，鄉

市兒村翁  
口角宛肖  
然世情却  
是如此

對

里間平昔與盧南村有些交往的，加倍奉承。聞起分金設席，請他父子。夢仙見房師去了，止自盧南村獨自赴酌，飲至酒後，眾人齊道：盧大伯今日還是舉人相公的令尊，明年此時定是進士老爹的封君了。我們鄉里間有甚事體，全要仗你看顧。盧南村道：這个自然，只是我若做了封君，少不得常要去拜府縣，不知帖子上該寫甚麼生，到了迎賓館裡，不知還自朝南坐朝北坐。這些禮體，我一毫不曉。內中一人道：我前見張侍郎老封君拜太爺，帖子上寫治生，不知新

進士封君可該也是這般寫。盧南村道：「一般封君豈有兩樣，定然寫治生了。你可曾見是朝南坐，朝北坐？」那人道：「這到沒有看得。」衆人道：「大伯不消費心，但問令郎相公便明白了。」南村道：「有理有理，遠處不走，却去轉遠路，酒罷散去。」這些話，衆人又都傳開去。有那輕薄的，便笑道：「怪道人叫他兒子是盧伯驊，果然這樣妙的。」又有個下第老儒說道：「這樣學生子，乳花還在嘴上，曉得什麼文章，偷個舉人到手也勾了，還要想進士，真個是夢仙了。」這個話，又有人傳入盧南村。

耳中那老兒平日又不說起，直到夢仙會試起身之日，親友輩集饌行，却說道：「兒子，你須爭氣，掙了進士回來，莫要不用心，被人耻笑。」夢仙道：「中不中自有天命，誰人笑得盧南村？」道：「你不曉得有人在背後談議如此如此，又叫你是甚麼。」盧伯驊道：「本是少年心性，聽了這話，不覺面色俱變。」道：「原來他地可惡，把我輕薄也罷了，如何傷我父親？」此恨如何消得？衆親俱勸道：「此乃小輩妒忌之言，不要聽他。」友人李月波也說道：「背後之語，何足介意？你只書自己功名便了。」

盡滿頓響  
自是定理  
盧生犯此  
天得不意  
折挫

夢仙道若論文章別人或者還抱不獲我盧從呂不  
是自誇信筆寫去定然高高在在衆高親在此若盧  
從呂不能中進士回來將烟煤冷我全黑臉衆親道  
怎這般說此去定榮高中爲這上進也不能盡歡快  
快而別只這一番說話分明似

打開鸞鳳東西去

拆散鴛鴦南北飛

盧夢仙離了家鄉一路驛驛直至京師下了寓所因  
憤氣在心足跡不出終日溫習本業候到二月初九  
頭場進了貢院打起精神猛力的做成七篇文章大

抵鄉會試所重只在頭場頭場中了試官之意二三  
場就不濟也是中了若頭場試官看不上眼二三場  
總然言言經濟字字珠璣也不來看你的了這盧夢  
仙自道這七篇文章從肥腸滿腦中流出一個進士  
穩穩拿在手裡了好不得意過了十二二場到十四  
夜有個同年舉人到他寓所來商議策題說方今邊  
疆多事錢糧虛耗欲暫停馬市又恐結怨夷人欲復  
闢屯田又恐反擾百姓只此疑義恐防明日要問如  
何對答兩人燈前商議未免把酒留連及至送別就

寢却已二鼓方纔着枕，得其一夢，夢見第三場策題，不問屯田馬市，却問鹽場俱在揚州，鹽客多在江西，移鹽場分散江西，鹽從何出，移鹽客盡居揚州，法無所統計，將揆度兩處地宜，方欲躊躇以對家人來報，貢院將以關門，忽然驚覺，忙忙收拾筆硯，趕到貢院前，却已無及，那知場中已看中頭場，本房擬作首卷，有了二場，却没有三場，只得嘆口氣，將來抽掉，正是

只因舊日邯鄲路

夢裡盧生恨着鞭

盧夢仙既不終場，卽同下第，思量起在衆親面前說

了大話，有向顏回去相見，只這衆親也還不大緊，可不被這背後譏諷我的笑話，思想了一回道：在家也是讀書，在外也是讀書，不如就此覓個僻靜所在，下帷三年，等到後科中了回去，也還遮了這羞臉，意欲寄封家信回去，又想一想：父親是不耐靜的，若寫書回去，一定把與人看可不一，幾笑話索性斷絕書信，到也長然無事，大凡讀書人最廣最執，每論事之大，小若執定一念，憑你蘇秦張儀也說他不動，金銀寶貝也買他不轉，這盧夢仙止爲出門時說可這幾句

憤氣一噴無顏歸去也。該害善安惡父母妻子知个踪  
跡下落。他却是泥一見這善信也絕了。豈非是一團  
腐氣。夢能尋了西山一團靜室也不通知朋友情地  
搬去住。這西山爲燕都勝地果然好景致。怎見得  
但見

西方淨土七寶裝嚴蓮花中幻出僧伽不寒不暑  
解慢國轉弄極樂無古無今燕子堂前總是維摩  
故宅。菱樓樹下莫非長者新宮。息丹香身悟得壽  
無量。願無量相好光明無量。惟別寒林。還思小乘。

禪大乘禪野狐說法乘禪虛峰慧遠扣泉飛蓮在  
淵明辭酒到廣開十笏漏道三田如來丈六金身  
士子二年鐵硯方知佛教通儒教要義書堂卽佛  
堂

盧夢仙到了西山在菩薩面前放下普願。說若盧夢  
仙不得金榜題名決不再見。江東父老自此閉關讀  
書絕不與人交往。同年中只道是元已還家。那裡曉  
得却潛居于此。這也不在話下。且說這南村眼巴巴  
望這報錄人來。及至各家報錄竟不見到。眼見得是

不曾中了，那時將巴中的念頭，轉入巴兒子還家，誰知下第的舉人盡都歸了，偏是盧夢仙信也沒有，一封南村差人到同年家去問，俱言一場後便不見在，京只道先已回了南村，心裡疑惑，差人四處訪問，並無消耗，有的猜摸道：多分到那處打秋風，鬻留住了，須有些米頭，然後歸哩。因這話說得近理，盧南村將信將疑，又過了幾月，忽地有人傳到一個凶信，說盧夢仙已死在京中了，這人原不是有意說謊，止因西安府商州也有個舉人盧夢仙會試下第，在蓋中廬

事身次，錯認了揚州盧夢仙，以訛傳訛，竟傳到盧南村家來。論起盧南村，若是有見識的，將事體詳察，這信總不是假如兒子，雖死隨去的家人尚在，自然歸報，總或不歸，少不得音信也。有一封方，可據以為憑。這盧南村是個不通文理的人，又正在疑惑之際，得了此信，更不訪問的確，竟信以為真。那時哭倒了李妙惠，號啕了李媽，媽盧南村痛哭，自不消說。起連李月裝也長嘆感傷，說可惜少年英俊，有才無壽，與南村同輩，女婿既登第，恐不可失。這盧南村當招魂設

祭開喪受費料想隨去的家人必無力其親回鄉須  
另差人將盤纏至京教於歸葬盡南村出其言語先  
掛孝開喪扶柩且再從次盧家已是認眞安有外人  
反不信之理自此都道盧夢仙已死把南村一團高  
興化做半杯雪水情緒不好做的事件件不如意日  
漸銷耗更兼揚州一帶地方大水民飢官府設法賑  
濟分派各大戶出米平糶盧南村家事已是蕭條還  
列在大戶之中若兒子在時還好去未免官府或者  
讓个情分既說已故便與民戶一般盧南村無可奈

何只得變賣完這椿公事那知水災之後繼以旱蝗  
疫癘死者填街塞港慘不可言自大江以北淮河以  
南地上無根青草樹上沒一片嫩皮飛禽走獸盡皆  
餓死各人要活性命自己父母且不能顧別人兒女  
誰肯收留可惜道

二十四橋明月

玉人何處去

那時盧南村家私弄完盡棄走盡真說言大戶出米  
平糶連自己也想要吃官米了幸月夜本地沒處教  
書尋得个鳳陽遠館自土音是竟年嘗言人貧智短

盧南村當時有家事時，雖則堅吝，也還要些體面。到今貧窘，漸漸做出窮相。形狀連媳婦，只管嫌他吃死飯。起來且又說見法，薄夫妻，極量道：兒子雖中舉人，死人庇護，活人不肯認。歸年絕尚小，又無所出，守寡在此，終須不了。聞得古來公主，也有改嫁，命婦也有失簪，何況舉人妻子？不如把他轉嫁，在我得些財禮，又省了一個吃死飯的。媳婦又有所歸，完了終身，強似在此孤單獨自蒸清守淡，豈非一舉兩得？且此荒歉之時，好端端夫婦，還有拆散轉嫁，各自逃命寡婦。

晚嫁是正經道理，料道也沒人哄得。駱媽媽道：此正是救荒之計，但媳婦平昔雖則孝順，看他性子原有些執拗，這件事不知他心裡若何。如今且莫說起，悄悄教媒人尋了對頭，那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送他轉身，可不省了好些口舌。盧南村連聲稱是，暗地與媒婆說知。那些媒婆，平昔也有曾見過李妙惠的，曉得才貌賢德兼備，即日就說：「箇富家來成這親事，你道這富家是何等樣人？此人姓謝名政，江西臨川人，祖父世代揚州中鹽家，私鹽富，姓子豪爽，年紀

纔三十有餘，好飲喜色，四處訪覓佳麗，後房上等姬妾三四十人，美婢六七十人，其他中等之婢百有餘人，臨川住宅屋宇廣大，擬于王侯揚州，又尋一所大房作寓，鹽艘幾百餘艘，不時帶領姬妾，駕着巨艦往來二地，是一個大揮霍的巨商，會幫襯的富翁，今番聞得李妙惠又美又賢，多才多藝，願致白金百兩彩幣十端，娶以爲妾。盧南村聽說肯出許多東西，喜出望外，與駱媽媽商議了幾句言語，來對李妙惠說道：「娘子，你自到我家多，感你孝順賢會，不曾把我夫妻

怠慢我兒子，中了舉人，只指望再中箇進士，大家興頭，那裡說起中又不中，連性命也不得歸來。我兩個老狗骨頭，命窮自不消說起，却連累你小小年紀，一般受苦，心上甚不過意。因此商量，不如趁這青春年少，轉嫁一人，生男育女，成家立業，豈不強似在此熬清受淡，恰好有個鹽商願來結婚。今與娘子說明，明日便送禮來，後日過門，房戶中有甚衣飾，你通收拾了去。我決不要你一件，李妙惠聽了，分明青天中打下一個霹靂，驚得魂魄俱喪，涕泪交流，說道：媳婦自

其言不似今人  
是心非

九歲結褵，十八于歸，成婚雖則三載，誓盟已訂百年。何期賦命不辰，中道捐棄，夫之不幸，卽妾之不幸也。聞計之日，卽欲從殉，一則以公姑無人奉養，欲代夫以盡溫清；二則僕人未歸，死信終疑，故忍死以俟。確音倘果不謬，媳婦當勉盡心力，承侍公姑百年之後，亦相從于地下，是則總婦之志也。何公姑不諒素心，一旦忽生異議，不計膝下之無人，乃強媳婦以改適。然未亡人雖出寒微，幼承親訓，頗知書禮，寧甘玉碎，必不瓦全。再醮之言，請勿啓齒。如必欲媳婦失節，有

歿而已，說罷，號慟不止。盧南村只知要這百金財禮，那裡聽他這些說話。乃道：娘子，你有志氣，肯與我兒子守節，看承我兩人，豈不知是一片好意，一點孝心。但我今家事已窮，口食漸漸不周，將甚麼與你吃了，好守孤孀。況且如此荒年，那家不賣男鬻女來度命，沒奈何，也想出這個短見，勸你勉強曲從，待我受這幾年財禮，度過荒年，此便是你大孝了。妙惠聽了，明白公姑只貪着銀子，不顧甚麼禮義，說也徒然。想了一想，收了泪痕，說道：公婆主意已定，怎好違逆。只得

明發果夫  
受天所難

悉耻再嫁便了。但明日受聘後日成婚。通是吉日。哭泣不祥。媳婦有兩件衣服。原是當時聘幣。如今可將去換些三牲祭禮。就今日在丈夫靈前祭奠一番。以完夫妻之情。盧南村見他應承。只道是真好生喜歡。說道。祭禮我自去備辦。不消你費心。妙惠道。還是把衣服去換來也。表我做妻子的真念道罷。走回房中。取出兩件衣服。交與駱媽媽。盧南村看了。想道。這衣服急切換東西。須要作賤。把來藏過。另將錢鈔去買辦。此時妙惠已決意自盡。思量死路無過三條。刀上

砍傷了父母遺體。河裡砍屍骸飄蕩。不如縊死。到得乾淨。算計已定。拈起筆來。寫下一篇祝詞。少頃祭禮完備。擺列靈前。妙惠向靈位拜了四拜。上香陳酒已畢。又拜四拜。祝道。孝婦李妙惠。矢志守志。奈何公姑不聽。強我改適。違命則不孝。順顏則失節。無可奈何。謹陳絮酒。叩泣几筵。英靈不昧。鑒我微忱。蕪詞上祝。來格來歆。取出祭文。讀道。

惟靈蚤慧

詞壇擅名

弱冠鵲起

秋風鹿鳴

奮翻南宮

鏃羽北漢

文星晝殞

泉臺夜扇

彼蒼胡毒

予我無祿

勿失恃妃

雁親育鞠

伉儷君子

琴瑟豈穆

甲道永違

遺我孰獨

歿生契濶

音容杳絕

罹此百憂

五內摧裂

涕泗滂沱

泪枯繼血

自矢柏舟

荼苦甘嚙

高堂不憚

強以失德

之歿靡他

我心匪石

長恨無窮

銘腑刺髓

天地有終

捐軀何惜

英魂對越

與君陳說

生則同爨

歿則同穴

素既冰清

去亦玉潔

長辭塵世

鶴伴泉關

嗚呼哀哉

惟靈鑒徹

讀罷祭文，又拜四拜，焚化紙錢，放聲號哭一場，哭罷，又請盧南村老夫妻坐下，也拜四拜，說道：自今之後，公婆須自家保重，媳婦已不能奉侍了。盧南村道：娘子，這事我原不得已而為之，你到謝家，若念舊日情義，嘗來看顧我也勝是看經念佛。李妙惠含糊答應，自歸房去，那路媽媽比老兒又乖巧，幾分心裡猜疑。

道媳婦這個舉動不像真心肯嫁的莫不做出甚麼把戲來暗自留心觀看見房門已是閉上憤地張時只見將過一個梳兒放在床前踏將上去解下腰圍麻絰穿在床簷上像個圈兒套在頸上驚得駱媽媽魂飛魄飛把房門亂打叫道娘子你怎麼上這條路斷不得的又叫老官快來媳婦上弔哩那老兒聽見也吃了一嚇連奔帶跌走來打開房門妙惠已是踢倒梳兒懸空掛下了老夫妻連忙救下來扯去麻絰盧南村教阿媽安慰自往外邊李妙惠哭道婆婆

何不方便了媳婦却又解放我下來駱媽媽也帶着哭泣勸道事體雖則公公不是肯不肯還在于你怎就這般短見李妙惠道公公念媳婦年小無倚教我改嫁原是好意但媳婦自想幼年喪母早年喪夫又值此凶荒孤窮之命料想終身無好處萬一嫁去又變出些甚麼事故豈不與今日一般爲此不如尋個自盡到得早生爭土駱媽媽道一朵花方纔放怎說這樣盡頭話快不要如此待我與老官兒商量再從長計較李妙惠道多謝婆婆媳婦聽得了駱媽媽勸

了一回也走出房去。終惠雖則一時要勸到底尋來是眞求活似假。南村夫婦恐怕三不知做出事來。反擔着鬼胎。晝夜防守。背地商量道。這椿事到美得不好了。你我那裡防備得許多。一時間美假成真。上了這條道路。李親家雖在鳳陽處館。少不得要把個信兒與他。倘或回來。翻轉臉皮。道是逼勒改嫁。不從而死。到官可告起狀。這様窮迫之時。可是當得起的。如今還自怎樣處。駱媽媽想了一想。說有個道理在此。媳婦嘗說。姨婆方媽媽是個孤孀。就住在李親家

間壁。媳婦女工針指。俱是他所教。如嫡親母子一般。前年兒子中了。也曾接來吃酒。你可去央他來勸諭。媳婦自然聽從。盧南村依了媽媽。即便到方姨娘家去。相見禮畢。將教媳婦改嫁不從尋死的話。實實告訴一番。說特來央求姨母到舍勸解。方姨娘聽罷。沉吟了一回。答道。甥女是少年性子。但知夫婦恩深。那曉得守寡的苦楚。南村因這句話投機。心裏喜歡。隨口道。可是守寡是個難事。娘子只道我是歹意。生起短見。姨母若勸得他轉。自當奉謝。方姨娘笑道。這到

不勞親家費心，非義之物，老身自來不取的。况甥女是執性的，也未必肯聽親家先請回，老身隨後便來。南村歸不多時，方姨娘已至，駱駱媽相迎送入媳婦房裡，道：「姨母請坐，待我去點茶來。」姨娘看妙惠漸衰，重服麻絰，攔腰愁容慘戚，泪眼未乾。一見姨娘，向前萬福，愈加悲切，哽哽咽咽。那裡說得出一個字兒。方姨娘携住了手，把袖子與他拭泪道：「賢甥，你怎哭得這個模樣，休得過傷，苦壞了身子。」妙惠道：「兒已不願生了，還顧甚麼身子。」方姨娘道：「你休執性，夫妻恩情。」

雖重然生，死各自有命數。假姨娘的當日姨夫去世，也願以死相從，因死而無益，所以今日還在。妙惠道：「姨娘當時無有意外之變，是以苦守清節，得至于今。甥女雖然愚昧，志願豈不亦欲如此。無奈公婆錯見，強我改嫁，苦口極言，弗能回聽，故不得不以死為幸。」方姨娘道：「我因聞知有這些緣故，為此特來看你，但死而有益，我也不勸你了。只可惜死而無益，可不枉了一死。」妙惠道：「以身殉夫，婦人嘗事，有甚有益無益。」方姨娘道：「你且從容，待我慢慢與你講這道理。若說。」

儀節列立  
見翻出一  
高至理議  
編高耗

得。是。你。便。聽。了。說。得。不。是。一。憑。你。自。家。主。裁。何。如。妙  
惠。聽。了。這。話。便。止。住。號。哭。恰。好。駱。媽。媽。送。進。茶。來。彼  
此。各。叙。寒。溫。說。些。閑。話。茶。罷。擺。過。酒。肴。款。待。留。住。過  
夜。到。了。晚。間。妙。惠。請。問。死。而。有。益。無。益。的。緣。故。方。姨  
娘。道。女。子。以。身。殉。夫。固。是。正。理。然。其。間。亦。有。權。變。不  
可。執。泥。一。見。古。來。多。少。婦。人。夫。歿。之。日。隨。亦。自。盡。這  
叫。做。烈。婦。雖。則。視。死。如。歸。正。氣。凜。凜。然。終。比。不。得。節  
婦。却。自。為。何。這。烈。婦。乃。一。時。憤。激。所。致。怎。如。節。婦。自  
少。至。老。閱。歷。多。少。寒。暑。風。霜。淒。涼。寂。寞。自。始。至。終。水

清。上。潔。全。節。完。名。可。不。勝。于。烈。婦。幾。倍。妙。惠。道。甥。女  
初。意。原。不。欲。歿。止。為。公。婆。我。改。嫁。纔。與。此。念。方。姨  
娘。道。你。且。慢。着。待。我。說。來。麼。自。來。婦。人。既。失。所。天。喚  
做。未。亡。人。言。所。欠。唯。一。死。耳。做。節。婦。的。豈。不。知。以。身  
殉。夫。反。得。乾。淨。却。肯。受。這。許。多。妻。妾。苦。楚。其。間。或。有  
公。姑。別。無。兄。弟。若。夫。婦。俱。亡。父。母。誰。養。故。不。得。不。留  
此。身。以。代。丈。夫。養。親。或。無。公。姑。却。有。子。嗣。或。在。襁。褓  
或。在。稚。年。若。還。隨。夫。身。歿。孤。兒。誰。育。又。不。得。不。留。此  
身。為。夫。撫。養。成。立。承。紹。宗。元。故。節。婦。不。似。烈。婦。止。全

一身所以爲貴。象你雖無子嗣，却有公姑。理當代夫奉侍，養生送死。不幸遭此歲荒，家窘要你改嫁爲朝夕薪米之計。此或出于不得已，未可知也。你若一旦自盡，公姑不惟不得嫁資以贍餘生，反使有逼嫁不義之名，烈則烈矣，但不能爲丈夫始終。父母恐在九泉亦有遺憾。此便是死而無益。妙惠道據姨娘所見，還當如何。方姨娘道：依我主意，不若反經從權，順從改適，以財禮爲公姑養老之資。你到其家，從實告以年荒歲歉，公姑有命改嫁，實非本心。况是孝廉結髮，

義不受辱。仁人君子，何處無之。倘此人慷慨仗義，如馮商還妾故事，完璧仍歸，也未可知。設或其人如登徒好色之流，強成伉儷，那時從容就死，下謝盧郎如此，則公姑又不失夫所望。在你孝義節烈之名，兼得這便是死而有益。妙惠聽了，倒身下拜道：姨娘高見。甥女一如所教，便了。方姨娘扶起，遂各就寢。到次日，方姨娘與盧南村說舍甥女已聽老身勸諭，情願改適。親家只當受聘，便了。盧南村大喜道：多謝姨娘費心。方姨娘又道：主婚改嫁，在親家自是不差。但盧家娘

婦却是李宅女兒舍親李月坡又是執性的人若不  
通知後來埋怨不小還該寫書道達他纔是趁我在  
此與你覓便寄去南村道姨母說得有理但要寫書  
却是難我了這事又不好央人代筆只得胡亂寫幾  
句與他罷提起筆來真是千斤之重物塗墨突寫出  
幾箇字來寫道

南村拜字月坡見字年歲荒者家裡窮哉無飯吃  
矣娘子苦之轉身去也現有方姨媽做保山不是  
我與房下草毛白付你親家年前放學歸來可到

原野識得  
若也之平  
有館中定  
云云半

曉女婿鹽商謝客人處問令愛便知焉

寫罷交與方姨娘姨娘看見大笑南村道想必姨母  
肚裡通透我書中許多學問都解得出的方姨娘又  
笑道親家大才那裡便解說得出可將來封好妙惠  
道甥女少不得也要寫幾個字兒與爹爹待我一并  
封罷遂取過筆硯寫道

兒妙惠百穢在拜上父親電覽父之許配盧生真  
如郭愛延明郊憐逸少乘龍未幾即赴春闈豈期  
杏花馬上郎退三舍避之不克沉船破釜徒作李

方叔抱恨重泉，雖曰命數有定，然亦與經溝瀆者何異？計音遠來，雖非實有所據，然寒霜再易，豈真鱗絕網羅，鴻歸增級，灰者既已無知，生者愈多，枉楛悉將白鏹奪我青燈，夜哭既非朝餐，猶咽愧遠我父母兄弟，理宜主掌於他人，琵琶自抱，生灰爲鄰，此未可以筆墨傳，且不能以須臾決也。惟痛母骨早寒，父恩未報，此去或作鬼燐殘焰，隱躍吾父床頭，是耶非耶？見于無形，聽于無聲，或將鐵馬嘶風，作兒子夢中環珮，從此泣血問寢，永無期矣。

寫罷，將南村書共做一封，付與姨娘。方姨娘收了，卽作辭歸家。妙惠送出堂前，牽衣說道：從此一別，永無相見之期，除非索我音，咲於夢中耳。道罷，涕泗交流，方姨娘也慘然灑淚而別。盧南村就去教媒婆促謝家行禮，謝啓卽日納聘，擇吉過門。依然高燈花轎，笙蕭鼓樂，迎到寓所。妙惠拜見謝啓，送入房中。外邊有衆蓋商及鄉里親戚，俱來開新房慶喜，大吹大擂，直飲到三鼓方散。謝啓已是爛醉如泥，扶入房中，和衣臥在床上，打鼾如雷。早有了頭報知謝啓繼母艾氏。

傳話分付衆婢各自去睡止留一人在房服事原來  
謝啓父親喚做謝能博當先在揚州中鹽因喪了結  
髮就在揚州尋覓這艾氏原是名門舊族能博娶爲  
繼室是時謝啓年方三四歲艾氏撫養猶如親生謝  
啓事之亦如嫡母極其孝順一字也不敢違忤這晚  
因是孤身故此不出來受拜當下衆婢答應出去伴  
婆多飲了幾杯酒也覺睡魔來到說道夜深了請新  
娘安置妙惠道你自穩便伴婆得了這話趕着了頭  
們去尋个宿處這服事的了頭也請妙惠安寢亦教

他去睡了獨自秉燭而坐直至天明伴婆婢婦俱起  
身進房看見妙惠端然坐着盡皆驚訝須臾謝啓睡  
醒坐起方知夜來大醉不曾解脫衣服不知新人怎  
樣睡的喚過了頭問就是坐至天明自覺不韻暗稱  
慚愧急起身向外邊書房中梳洗一會兒差丫頭進  
來分付伴婆服事新娘到堂中拜見婆婆此時妙惠  
身不離主只得出去纔步出房門又有了頭來說奶  
奶請新娘到房中相見罷遂引入房去向艾氏行个  
四拜之禮艾氏教取過杌兒坐于旁邊丫頭方纔進

茶只見謝啓進來作揖禮畢也就坐下艾氏以妙惠是同鄉分外覺得親熱及聚起家門却又與李月坡是表兄表妹一發親上加親歡喜不勝妙惠暗想有此機會不將真情說出更待何時遂隻膝跪下再拜道李妙惠有苦衷上稟望婆婆慈悲憐則个口中纔說這兩句話不覺已是泪流滿面艾氏連忙扶起道有甚事恁般苦楚妙惠含泪說道妙惠幼許盧門十八出家成婚三載夫中鄉科方以爲家門慶幸那知會試北上竟爲長往入值連歲凶荒家業盡傾公姑乏

難則委宛  
權則激烈  
辭氣慷慨  
嚴正使人  
不爲不心

食計無所出乃議嫁妾以支朝夕意欲不聽則兩親必難保全故忍此順命蒙垢就婚今已至此又復何言第婦人從一而終人所皆知豈妙惠幼承親訓反不識此實以救飢無策姑就權宜伏望仁慈憫念素心全我節操則自今已往之年皆出所賜艾氏聽了說道原來有這些緣故但在盧家節操可全既歸謝門如何全得妙惠見艾氏略無周全之意不覺面色俱變又道婆婆既係老父雁行若辱猶女于妾婢之類不惟妙惠寒心恐在婆婆亦爲不雅况妙惠以儒

家弱息鄉貢妻房禮無再醮義不受辱矢志捐生已  
決絕于去盧歸謝之時矣所以不即歿者將謂昔時  
蘇公有焚券之舉韓琦有還妾之事仁人君子何代  
無之今謝郎門第素高仁德久著且聞後房佳麗如  
雲無需妙惠一人何不焚二公種此陰功曲全孤窮  
大節倘必不見捨卽當就義言盡于此一惟尊裁妙  
惠此時辭色俱厲有凜凜不可犯之狀謝啟本爲妙  
惠才色故不惜厚聘那知變出這個光景大是駭異  
因繼母在前不敢開口艾氏聽了沉吟不語舉目看

妙惠面色已如灰灰暗想此女若強以失身必致喪  
命彼則全名全節反累吾子受不義之名或有奸徒  
假借公道構釁生端希圖覆利在我家雖無大害亦  
有小損不如如此如此兩相保全乃道你志氣雖則  
可敬然旣來我家便是謝門人了如何像得你意又  
對謝啟道新婦自我表姪女其意向是執迷且暫留  
伴我從容勸轉那時送他歸家謝啟只得唯唯而退  
正是

滿腔撥雨撥雲意

反作停歌罷舞人

謝啓已去艾氏對妙惠道。我無嫡親骨血。你無內外恩親。姑媳是虛。母子亦假。目今將收拾西行。你且暫時伴我。可保全你。不破壞名節。妙惠連忙下拜道。若得婆婆如此施仁。妙惠生則奉侍百年。永執中櫛。歿則結草酬恩。艾氏又問道。你既讀書識字。可曉得寫算麼。妙惠道。寫算從幼所習。極是諳練。艾氏道。如此甚好。我子出入財貨帳目。俱我掌管。故此往來。是必同行。你既能書算。可代我管理。妙惠應諾。自此朝夕不離左右。情同母子。又過數日。謝啓起身歸家。

領着諸婢妾自在一船。艾氏與妙惠又自一船。前後解纜開船。離了揚州。出瓜步入江。艾氏要到金山遊玩。維舟山下。與妙惠一齊上去。遊遍了金鰲峰。蟒蛇洞。妙空岩。日照岩。裴公洞。晒經臺。留雲亭。轉看郭瑤墓。善財石。磐陀石。石排山。處處遊之。不迭觀之不盡。妙惠有事。關心勉強應承而已。轉過方丈。見僧家畫墨在案。遂向壁上題詩一首。詩云。

一自當年折鳳凰  
蓋棺不作橫金婦

至今消息兩茫茫  
入地還從折桂郎

彭澤曉煙歸宿夢

瀟湘夜雨斷愁腸

新詩寫向金山寺

高掛雲帆過豫章

題罷後寫揚州舉人盧夢仙妻李妙惠題書罷艾氏  
看了點頭嗟歎遊玩一番仍復下船揚帆徑往臨江  
而去

可憐節操米霜婦

却做離鄉背井人

却說盧夢仙在西山讀書條忽便是三年又當會試  
之期收拾書箱行李來到京師禮闈一戰春榜高登  
中了成化丁未科進士報錄的打到盧家把盧南村

夫婦驀地一驚方知兒子尚在連忙將靈位焚燒又

懊悔媳婦一段情緣然已悔之無及別人家報進士

熱鬧不可勝言惟盧家冷落如故不過幾時夢仙家

報也到方曉得他向在西山讀書夢仙觀政三月除

授行人之職方纔受職 憲宗皇帝駕崩洪治爺登

位政令一新凡新進之士不許規避曠廢職業夢仙

因昔年為鄉黨譏誚急欲畫錦榮歸以舒此氣為此

不想迎接家眷入京那知功令森嚴不敢給假欲尋

便差回家候了幾月恰好開館纂修 憲廟實錄分

石鼎  
卷二  
三  
遣廷臣往各省採訪事跡。夢仙討了江西差，回到家  
中，拜過父母，却不見了奶奶。詢問何在，盧南村夫婦  
隱諱不得，從實說出許多緣故。再三招認，不是夢仙  
外貌，佯言妻子如衣服，穿一層又一層，何足介意。心  
中却想父母多大年紀，如何作事恁般苟且。這椿事  
體，到貽笑鄉里。又想妙惠妻子，他平素自負讀書知  
禮，一旦乃至于此，可見人常時誇說忠孝節烈，總屬  
浮談。直至臨事，方見真假。因父母說當年曾央方姨  
娘勸妙惠改嫁，即便親自往見，細問彼時情景。方姨

娘將盧南村逼嫁妙惠自縊，及央去勸諭，方始肯從。  
的事說與乃道，舍甥女心如鐵石，斷不受污。但去後  
不知死生若何耳。又埋怨道：賢甥婿雖爲功名，也該  
寄書安慰父母妻子，如何鱗鴻杳絕，致使悞聽凶信。  
變生意外，害了我甥女。夢仙聽了誓死不肯失節。這  
一段，不覺眼中流下泪來，懊悔自己不通書的，不是  
然，心中也還半信半疑。又問丈人李月坡的踪跡。方  
姨娘道：連年久館鳳陽，從未歸家。向日甥女去時，與  
令尊俱有書寄去，也無回信。近聞在彼，甚是安樂。夢

仙卽向方姨娘討紙筆寫書一封，央他有便寄去。遂作辭回來，心中十分鬱鬱不樂。只見雷鳴夏秀才投帖相見，分賓坐下。鳴夏先行拜賀，後聚寒溫。却又恐觸他心事，說記得當年鳳凰獨宿，一個鯉魚之對，預卜奇木。今日果不失望。夢仙道：「只因此對不祥，致李岳翁招了忘恩之婿。夢仙娶着再嫁之妻，雷鳴夏道：此事聞之甚熟，大非尊夫人之意。但言之既碍于兩位尊人，至若夫人踪跡，又不便于兄長，莫如隱而不發，方爲兩得。」前日利津門龔家之女望門久寡，倘兄

長不棄，續此良緣，不揣特來作伐。未審尊意若何。夢仙道：「不才止因一念之差，致使家中大變，五內如焚，何心及此。且欽限緊急，卽日就行。這還不敢奉命。鳴夏道：「既如此，且待兄長江西事竣，回府再來申議。道罷，便要起身。夢仙留住小飯，明日又送書儀。一兩夢仙在家月餘，起程前往江西，出了瓜洲開口，舟過金山，分付船頭泊船登山遊覽。山僧遠遠相迎，陪侍徧遊諸景，行過方丈，擡頭忽見壁間妙惠所題之詩，又驚又恨，却如萬箭攢心。細玩詩中意味，知妙惠立志

奇無此詩  
友方經貞  
心清節幾  
見信于其

無他方姨娘之言果然不謬但已落在人手無從問  
竟怎生奈何正是

混濁不分鱧共鯉

水清方見兩般魚

此時已無心玩景急便下船將詩句寫出把玩不悉  
釋手直至欵欵涕泣雖則出使官府威儀顯奕他心  
中却似喪家之狗無投無奔一般順風相送順水相  
催不覺早到江西檣頭望見鹽船停泊河下不止數  
百猛然想起初入京師那年二月十四夜夢答鹽場  
積在揚州鹽客多在江西今想詩中彭澤瀟湘豫章

之語我妻子多因流落在此從中探問或有道理舟  
之馬頭灣泊早有館驛差役報知地方官不多時府  
縣司道撫按俱來相拜請酒好不熱鬧最後一位官  
員來拜乃是布政使徐基其子却與夢仙是同榜進  
士年伯年姪與別位官府不同相見之時分外另有  
一種親誼徐方伯道老先生以劉向之才子長之筆  
定使汗簡有輝石渠增色夢仙心事不寧無有主意  
因想徐方伯老成歷練必有高見何不謀之于彼乃  
答道老年伯在上實不敢瞞年侄齊家有愧報國未

遲徐方伯愕然道老先生何出此言夢仙將頭一展  
兩家從人會意盡皆迴避夢仙方伯各把荷兒撥近  
四膝相對夢仙低低說當年會試去後如此如此袖  
中取出詩來呈與徐方伯觀看徐方伯接詩在手一  
頭點頭一頭計較答道據着此詩尊聞保無他志舊  
夢必有奇驗但未知可在舟中且以出使尊官訪問  
嫁妻既難干唇齒總或尋着聲名不雅莫若用計取  
之老夫門下有一幹事蒼頭極其巧黠差他去探聽  
定有着落夢仙打恭道全仗老年伯神力周全原來

這蒼頭是徐方伯貼身服事的當下隨燈過來將就  
裡與他說知蒼頭將詩細細讀了幾遍首想了一  
想稟道小人有个道理在此了夢仙欣欣問道有何  
妙策蒼頭道如今且慢說待小人做出便見夢仙即  
喚家人先賞他三兩銀子蒼頭遂叩謝而出徐方伯  
也作別起身這蒼頭真个是

古押牙復出人間

崑崙奴再生塵世

直說蒼頭讀熟了這八句詩罵了一隻小船船中擺  
着幾個酒罈推向鹽船邊叫一聲賣酒隨口就歌出

這八句詩來分明是唱山歌一般在鹽船幫中搖來  
擺去一連穿了三四日並沒些動靜那鹽船上人千  
人萬見他日日在此叫賣酒酒又不見歌甚麼詩都  
嘆道常言好曲子唱了三遍也要口臭了蒼頭道好  
曲子唱三遍好詩唱三千遍何妨又有一船上問道  
你賣甚麼酒蒼頭道我賣狀元紅船上又問可賣菜  
蒼頭道我正賣蔡狀元船上又問道如何蔡狀元蒼  
頭道蔡狀元尋趙五娘船上又嘆道滿口胡柴蒼頭  
道胡柴倒沒有只有柴胡換些紅娘子與我只此半

真半假似醉似痴又轉船搖過一鹽船邊叫了一聲  
賣酒便停棹輕歌這詩船上又有人問賣甚麼酒蒼  
頭道賣靠壁清船上道若是渾的便不要蒼頭道也  
不渾揚州新進士盧夢仙初選行人沒在賊私何渾  
之有這兩句話還未完只見那邊一隻大船上水窗  
開處一個女人在船門口將手一招蒼頭望見飛也  
似搖近船傍這女人便是盧夢仙的妻房李妙惠原  
來謝啓自前年回歸臨川因酒色過度得了个病症  
在家中醫療不能痊愈後來磨一個醫家與他灸了

無一出入  
意表蒼頭  
中何得有  
此異人豈  
不若之流

養火半年方得平復。這時纔帶領婢妾到揚州盤帳。妙惠也欲回鄉訪問父親消息。隨着丈人。一齊同行。依舊母子各舟。路徑省城。乘鹽船大宇。是謝敬的爲。此也暫泊于此。不想奏巧。正遇盧夢仙到此尋覓當。下李妙惠低聲問蒼頭。你是何人。來此講這謎語。蒼頭說。徐布政老爺差我打聽盧進士妻子。李妙惠消。息的妙惠喫了一驚。說盧夢仙已死京師。久了。何得還在蒼頭應道。死的事。商州盧夢仙。是塞人。不是進士。今是揚州盧夢仙。是盧南村的兒子。李月坡的女。

婿是進士。不是舉人。妙惠道。如今盧進士在那裡。蒼頭將手一指道。遠遠那隻大座船。行人司牌額。便是妙惠道。我便是盧夢仙原配李氏。昨日聽見你歌這首詩。只因船上耳目多。不得空隙問你。今幸商人入城。其母亦往鄰舟。事在今宵。萬勿遲悞。將手一揮。蒼頭轉船。飛棹回報。盧夢仙又驚又喜。賞與酒飯。畢竟讀書人聰明。想起鹽船高大。蒼頭船小。上下懸絕。却不好過船。自己座船。移去相傍。必然驚動他船上人。俱是不安。催起一隻八槳快船。又選四個便裝水手。

在船相幫，雖至夜靜更深，教蒼頭小船先行，覷探棗船隨後，蒼頭棹到船邊，妙惠已在船口等候。兩下打個船會，棗船輕輕擡進船傍，也還上下相懸。水手連忙搭上跳板，打起扶手，說時遲，那時快，妙惠一見船到，卽跨出船門，舉足登跳，搭着扶手，跑下船中。水手收起跳板，扶手依舊輕輕盪開，到了河心中，方纔一齊着力，望着座船飛也似擡來。那鹽船上人正當熟睡，更無一人知覺。這纔是

拆破玉籠飛彩鳳

掣開金鎖走蛟龍

盧夢仙在座船中，乘燭以待。水手來報，奶奶已到。夢仙大喜，卽起身迎入艙中。夫妻相見，分明似夢裡一般，悲喜交集，各訴衷情，自不消說。起夢仙賞蒼頭白金十兩，作書報謝徐方伯。方伯又來慰慶，這也不在話下。只有謝勝失了妙惠，差人訪察，纔知他原夫未死，中了甲科，出差至此，令人尋探着了，暗地取去，方明白前日賣酒歌詩詐痴不顛的老兒，正是他所差之人。謝勝將這事述與艾氏說，不道此婦後來還該是誥命夫人，看起來有福分的，骨氣自是不同。彼時

謝啓亦自  
難得

他不以死生易念。患難喪節。到今歸去。白璧無瑕。好不與丈夫爭氣。艾氏道。當日我見他言詞激烈。故此曲爲保全。那時若是死了你的。是非至今也還不得乾淨。又道。向來我托他管理這些財物帳目。臨去條分縷悉。封識宛然。絲毫不苟。此亦常人所難。謝啓道。李氏在此已住三年。他自己說堅持節操。怕人還未信。兒子意欲去見盧進士。表白一番。一則顯他矢志貞烈。二則表母親保全恩義。三則也見兒子不壞他行止。再把常時服事的使女二人送與。更見母親掛

念之情也。博學仁厚之名。并親以爲向知。艾氏點頭

道。這也使得。謝啓隨卽至盧夢仙船上。來請見從人

將帖送入艙中。夢仙看了。到喫一驚。對妙惠道。謝

啓。將來見我。是甚意思。妙惠道。他是富商。你是進士。

恐有芥蒂于心。故來修好。然此人亦有可敬之處。我

初至其家。止見兩次。自後遵奉母命。未嘗再齒。及于

我。日廢他三年衣食。亦可稱仁孝矣。假使妙惠落于

他人。安能得至今日相見之期。莫把他怠慢。夢仙聽

了此話。卽出接見。分賓主而坐。謝啓歷敘妙惠矢志

謝見敬遠  
恩義分明  
向是女中  
丈夫

不願弄其母保全這些緣故說小子實陷于不知望  
老大人矜愍這一篇話與妙惠自言一毫無二愈見  
得稱金百鍊夢仙謝他母子厚德謝啓又道其母德  
念送兩個使女表情夢仙堅却不受謝啓不好相屈  
遂作別起身仍舊領回夢仙要去答拜妙惠道當年  
公公曾得其百金禮幣我既不從受之無名供我二  
年亦宜補還如此方見恩義分明去來清白夢仙一  
如其言備下禮物妙惠又別具香帕玉花之類寫書  
一封致謝艾氏夢仙到謝啓船上相見禮畢略叙寒

溫即喚從人將禮物陳上道其所以謝啓如何肯受  
夢仙不聽教從人連盒子放下而別謝啓又差人來  
艾氏收受復書致謝其餘盡皆璧還夢仙又差人送  
去如此往覆幾番謝啓推辭不過只得收了將來拾  
與鐵樹宮中修理廟宇那時妙惠貞節之事傳布省  
城撫按三司都來拜問欲要題請旌表夢仙恐彰其  
父逼嫁之短再三阻止話休煩絮夢仙事完起身復  
命妙惠思念父親久羈遠館船到南京寫書差人到  
鳳陽迎接歸家此時夢仙情懷奇曠一路從容緩行

石點要 卷二  
觀玩景致非止一日，已至揚州泊船河下，他是欽差  
官，驛館中自有執事轎夫迎接，夢仙夫妻一齊上轎，  
方欲起身，本府新任太守却是同年，驛中傳報了，即  
來相拜，已至船邊，夢仙分付家眷先回，自己復下船  
迎見，其時盧南村已知兒子回來，老夫妻都在門首  
觀望，只見隸役前呵，簇擁一乘大轎來至門首，隣里  
并過，人都攢攏觀看，皂隸喝道：「奶奶在裡邊，還不  
開門。」南村聽了，不覺失驚，向看路媽媽說：「兒子却在  
這，怎麼親了，這事怎麼處？」原來盧南村因賣了媳婦

南村與老  
草草成禮  
正是一對

自覺惶愧，及雷秀才來說，與家姻事，夢仙未允，待到  
行後，也不管兒子肯不肯，見自行聘，先娶來家，等兒  
子回來結親，以贖昔年逼嫁媳婦之罪。那龔家巴不  
得招个進士女婿，所以一遇南村主張，今番見說，轎  
內是奶奶，這件事可不又做錯了，為此驚訝起來，正  
沒做理會，只見轎中走出來的不是新娶的奶奶，却  
是當時賣去的媳婦。一發驚訝不已，妙惠拜曰：「說媳  
婦不能奉侍，朝夕在念，不知公公婆婆一向安樂麼？」  
南村夫婦滿面羞慚，况慕心中有事，只說得一句多

秀才候  
可釋面

謝你記掛這一向也好更無暇問與兒子會合的事  
連忙教人去尋雷秀才來商議不多時夢仙雷鳴夏  
俱到南村扯雷秀才到半邊說如此如此如今還是  
怎樣雷鳴夏道既李夫人已歸龔家的做二夫人便  
了何難之有隨對夢仙說知夢仙因妙惠受了這番  
折挫不忍負他弗肯應承雷鳴夏道如今縉紳那一  
个不廣置姬妾在兄長一妾不為之過况李夫人是  
大賢決無不容之事還有一件龔氏若未過門還可  
解得如今尊翁已先迎娶來家可有送歸另嫁之理

李月坡不  
鬼其女

夢仙說不過只得應允擇日納婚恰好李月坡也從  
中都到家原來李月坡初時見了盧南村之字說把  
女兒改嫁心中慚憤遂誓不還鄉以館為家書中又  
說是方姨娘做媒所以併他也怪了絕無音信寄與  
後來夢仙書去知女塔未死一發懊恨今番得女兒  
手書見說守節重歸方纔大喜即與使人同歸夢仙  
大開家宴李龔兩位丈人雷秀才媒人連方姨娘都  
請來赴宴內外兩席真个合家歡慶席間李月坡對  
南村笑道如今小女有了五花官詔賣不得了南村

夢仙

金瓶梅

卷二

四

得趣

前後案伏  
唱應無礙  
毫註漏釋  
更若此者  
不可多得

老大羞愧說親家我嘗聞得人說不是一番寒徹骨  
怎得梅花撲鼻香老漢雖則當時不合強令愛改嫁  
如今遠近都傳他貞節也好算是老漢作成的大家  
扯直龍李月坡道是便是迎賓館裡去坐只該朝北  
眾人道那是為何李月坡道罰他不知禮眾人聽了  
一咲而散看官這李妙惠完名全節重歸盧夢仙比  
看徐德言黃昌半殘的義夫節婦可不勝是萬倍麼  
後人有六句口號嘲笑盧南村云

犁牛犁牛

南村養犢

伯駢夢仙

一雅一俗

迎賓館中

坐當朝北

又有人步李妙惠金山壁上元韻以頌其操詩云

白當銀

拆鳳凰

潯陽西畔水茫茫

題殘魚素先將父  
異榜信傳同姓字  
方知完璧人間少

泣罷菱花未死郎  
賣鹽人有淡心腸  
彤管增輝第幾章





